人生贵在『存夜气』

●李辉

河南辉县“兼山堂”，是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的故居与著书讲学之所。孙奇逢为清初“三大儒”之首，顺治年间定居辉县夏峰村后，建此堂，耕读讲学20余年，多部著作于此成书，是其学术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。堂内悬有清初理学代表汤潜庵楹联：“借邵一窝存夜气，分程半榻坐春风。”此“存夜气”3字，于今思之，更具振聋发聩的警醒意义。

此联蕴含深厚隐逸情怀、修身之志与高洁追求。“夜气”典出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，指夜深人静、未染外界物欲时，个人内心自生的清明良善之气。孟子强调当存养此气，抵御白日物欲熏染。汤潜庵借“存夜气”批判当时功利之风，呼吁回归本心，倡导道德自省融入日常。当下，在着力营造“三清”政治生态、涵养清朗风气之际，这份“存夜气”的人生智慧更显珍贵。

汤潜庵即汤斌，为政爱民、操守清廉，一生清贫自守，常采野菜佐餐，三餐多以豆腐汤果腹。百姓感念其德，赞其“为政清如豆腐汤，生活苦如黄连汤，济世补如人参汤”，他也被誉为“三汤道台”。他政绩卓著、清廉自守，正是“存夜气”的践行者。某年生辰，属吏送礼均被婉拒；一位士绅知其喜爱汪琬诗文，送刻有诗文的精美屏风，他仅让人誊录诗文，原屏退回，尽显清廉自律。汤潜庵亦善见微知著，曾在京城见一国子监助教俯身捡一文钱，后来此人得官，他拒而不见。此人日后果然因贪污遭弹劾，恰印证其“存夜气”之思：不存夜气者，必信念涣散、物欲泛滥，心田遭浊泉浸染，终将荒芜。其临终遗言“留得方寸清明在，胜似千秋万岁名”，至今振聋发聩。

夜气清冽时，白日浮嚣渐沉，最宜内省修身。夜气之妙，既含天地呼吸节律，亦是心灵修行道场。杜甫《旅夜书怀》吟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，可想其心境开阔，字里行间激荡孤勇前行的天地豪情；苏轼《临江仙·夜饮东坡醒复醉》叹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？夜阑风静縠纹平”，静夜江声里，尽显超然物外之境，满含对自由的渴求与挣脱俗世桎梏的向往。

先贤智慧烛照至今，世风浊流仍未绝迹。古代忧国忧民者尚能澄怀静心，今人尤其是领导干部，身处信息喧嚣、物质丰裕之世，若想沉淀思绪、涤欲净身、提升境界，更当于“夜气”中澄怀观道、叩问本心。若缺“存夜气”的自省、自悟与自律，内心必生权力寻租等腐蚀党性的顽瘴痼疾，“圈子文化”等歪风亦会趁虚蔓延。“头顶三尺有神明，不畏人知畏己知”，部分腐败干部无视这份敬畏，面对欲望失智，不善吐浊纳新、自我净化，终成欲望俘虏。有的将赃款藏于榻下，本该温馨的家宅，“夜气”尽失，只剩欲望如困兽在暗夜狂奔。

暗夜抉择，是丈量灵魂重量的试金石。党员干部当时时拂拭心镜之尘，“存”理论滋养、信仰坚守的“清夜气”，“吐”私心杂念、歪风邪气的“浊尘垢”，于欲望暗礁前校准信仰罗盘。守静养慧，沉心砺志，深夜常以心为镜照见清浊，以标尺丈量言行，涵养“夜气”定力，摒弃“奢气、惰气、官气”雾瘴。唯有内心澄澈，方能于欲望暗礁、围猎漩涡中锚定信仰坐标，行稳不偏。

泛朋友称谓

●王乾荣



几乎每个人都有微信“朋友圈”吧。朋友圈里的“朋友”，可不都是，或者说大多数人，都不是你的朋友，很多人甚至连面也没见过，只是陌生人。

国人之“友”，比比皆是。校友、学友、战友、文友、牌友、球友、故友、难友、畏友、票友、男友、女友……这其实是一种“弱联结”和“社交标签”，表示“在一起过”的意思。

开大会时，主持人总会先高声喊道：“朋友们，大家好！”

但“大家”怎能都是他的朋友呢？！这分明是一句“礼貌”话、漂亮话、敷衍话，大家姑且一听而已。

所以，“朋友”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乃是“社会称谓之泛称”。

桃花潭水深千尺，
不及汪伦送我情。
劝君更尽一杯酒，
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海内存知己，
天涯若比邻。
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
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

这些诗句分别出自李白、王维、王勃和鲁迅，诗中的汪伦、君、故人、知己、同怀，均是诗人的朋友，此乃诤友、益友、良友、挚友、契友也。

正如梁实秋说：“假如一个人独自升天，看见宇宙的大观，群星的美丽，他并不能感到快乐，他必要找到一个人向他述说他所见的奇景，他才能快乐。”这个使梁先生“快乐”之人，才是他的朋友。如果他兴致勃勃地说着，听的人却毫无兴趣，这听者当然不可能是他的知己、他的朋友。

如今流行的说法是：“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久的利益。”所以，只有始终不跟你计较利益之人，才是你的朋友，你自然也需以同样的真心对等相待。如此之友，人一生也就三两个，甚至只有一个。

英方漫画

大集

吴志攀



好官更需被看见

●迂夫子

《宋稗类钞》记载，官员范延贵任殿直时，领兵途经金陵。时任金陵太守的张忠定（张咏）问道：“天使（钦差）一路而来，可曾见到好官？”范延贵答：“昨天经过袁州的萍乡县，邑宰张希颜虽未相识，但我知其必是好官。”张忠定追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范延贵道：“自从进入萍乡县境，驿站桥道完备通畅，道路两边大片良田，农民在田野里辛勤劳作，无一人偷懒。到了县里，廛肆里看不到有人赌博，集市上交易也无人敢大声喧争；夜里住在官邸，又听到更鼓分明。所以，我判断萍乡县的张希颜一定是一个善于管理政务的好官。”张忠定听罢大笑：“希颜固然是个好官，天使也是一个好官呐！”

这则宋代官场轶事，藏着3处难得的细节，值得深品。

一难得，在张忠定之“问”。天使过境，身为地方太守的他未行溜须拍马、谄媚讨好之举，反倒追问治下有无贤官，可见其不趋炎附势，唯以政务为重，借天使途经之机，主动探知辖内吏治实情。

二难得，在范延贵之“察”。身为天使，常人多易滋生优越感，不颐指气使、吃拿卡要已属难得。而范延贵却能从交通基建、农业生产、市井秩序、治安管理等细微之处，精准判断地方官员的执政能力，这份务实观察的素养实属罕见。

三难得，在张希颜之“为”。故事中张希颜虽未登场，其政绩却通过范延贵的描述跃然纸上。范延贵言“虽未相识”，足见张希颜并未因钦差过境而刻意接待逢迎。他不求上级关注，一门心思抓实地方政务，是实打实的实干之官。反观投机钻营之辈，定然会千方百计打探天使行踪，或隆重接待，或馈送财物，只为博取好感。

故而，张忠定既赞张希颜，亦夸范延贵，实属情理之中。而他的夸赞，更彰显了自身的贤官本色：善于识人，凭一席交谈便断定二人贤能，更难得的是“即日同荐于朝”——张忠定当日便草拟荐疏，向朝廷举荐二人。

古往今来，人才常有，而识才的伯乐却少之又少，因此才有韩愈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的名言。比识才更难的，是用才。用人以亲还是以贤，取决于掌权者之心。若掌权者趣味低俗，所用之人往往高尚不到哪去，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便是明证。试想，若范延贵热衷官场应酬，张希颜未曾逢迎，他怎会认可其贤能？若张忠定惯于虚与委蛇，只顾引天使寻欢作乐，又怎能为国识才、荐才？

默默无闻，甘于奉献的好官，更需要被看见。身居高位的掌权者，当多俯身调研、细心体察，唯有如此，好官方能脱颖而出；若始终沉溺于身边的阿谀奉承，便永远难见真正的贤才。倘若有朝一日，所有掌权者相见时，都能如张忠定般真诚发问“见到好官了吗”，官场生态也就清澈多了。